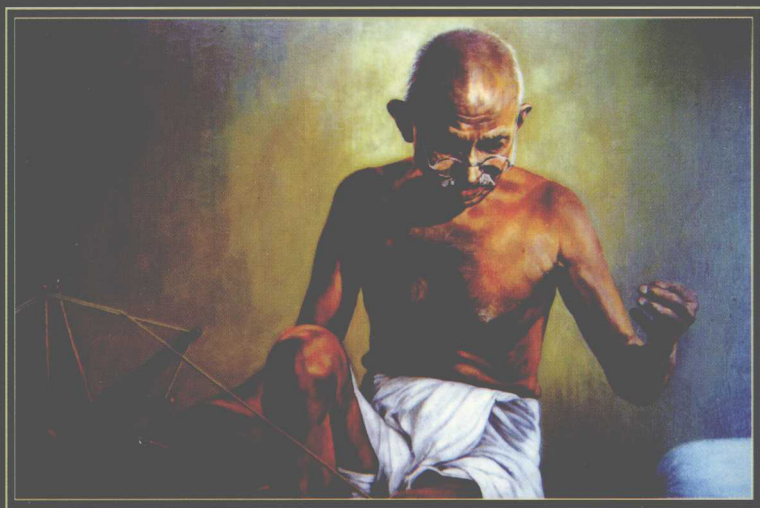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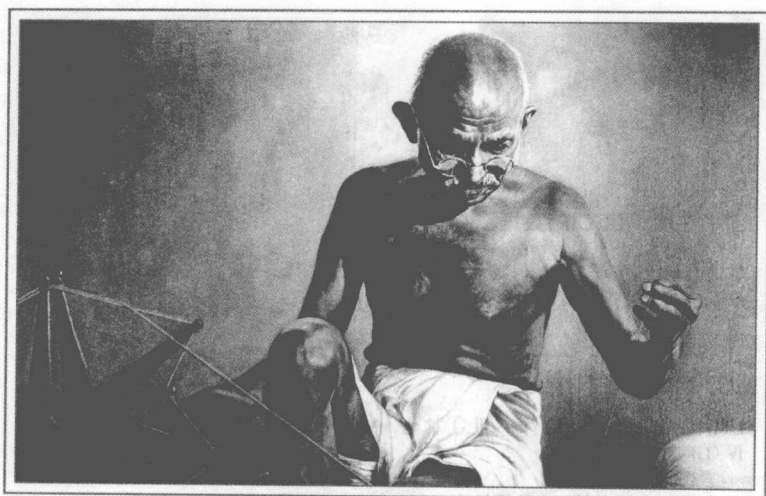




Rahul Guhathakurta 绘

甘地自传

[印度]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著



Rahul Guhathakurta 绘

甘地自传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书章

[印度]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地自传 / (印) 甘地 (Gandhi, M.K.) 著; 钟杰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1

书名原文: An Autobiography: or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ISBN 978-7-5463-1116-6

I. ①甘… II. ①甘… ②钟… III. ①甘地, M.K. (1869 ~ 1948) - 自传
IV. ①K833.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1307号

书 名: 甘地自传
著 者: [印度]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译 者: 钟 杰
责任编辑: 韩 笑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1116-6
定 价: 2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绪言

在四五年前，我的几个最亲近的同事建议我写一部自传，我答应了，并已经着手进行写作，可第一页还没写完，就发生了孟买暴动，这项工作也不得不停下来。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我被关进了耶罗弗达狱。当时捷朗达斯先生恰与我同狱，他希望我放下别的事，继续写完这本自传。我告诉他，我已定好了一个学习计划，若不完成计划，我不打算再做其他事情。倘若在狱中服满刑期，其实我真的可以写完这部自传，况且出狱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它。史华密·阿南德现在再次希望我写自传，而我也已经写了《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于是我便准备在《新生活》上连载我的自传。史华密要我单独写成一本书出版，可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只能一周一章这样写，反正我每周总得给《新生活》写专栏，那么就写自传吧。史华密同意了，我也就硬着头皮干了起来。

然而在我沉默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个敬畏神灵的朋友向我质疑，他说：“您怎么如此莽撞？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习惯，只有那些受了西洋人影响的东方人才写自传。而且您想写些什么呢？假如明天您否定了今天的原则，假如明天您改变了今天的计划，那些依据您的指示行事的人们不是要出错吗？难道您不觉得至少现在不写自传，会更好吗？”

我受过这种说法的影响。不过写一部自传并不是我真正的目的。我只是想用自传的形式讲述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我平生只有这种体验，没有别的。只要把它们都说出来，采取什么形式倒无所谓。我相信，并且也为自己的信念而自得。我觉得我写的所有这些体验对读者是有益处的。如今我

在政治方面的体验，不但印度人民都知道，包括“文明的世界”的人民也了解一些了。这些体验对我价值不大，因此凭它们而获得的“圣雄”这一尊荣的价值就更小了。这个称号常使我深感痛苦，从未曾给我带来快乐。当然我更愿意分享我在精神方面的体验，这些只我一人才有的体验给予了我政治活动中的力量。它们只会增加我的谦虚，它们是真正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越是回望过去，我就越分明地察觉到自己的不足。三十年来我想要的、我争取的，就是自我实现，和神灵面对面，达到“莫克萨”（Moksha）^[1]。所有我说的、我写的、我在政治方面的冒险，都是为此，我为此而生，为此而行，而且锲而不舍地去实现它。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其他人也可能做到。所以我的实验是一直公开的，没有私下进行；而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实的精神价值会因此而降低。当然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有他一个人和他的神灵才知道。但我的体验不属于这一类，它们不仅是精神上的，更是道德上的，而道德就是宗教的本质。

这个故事只包括大人孩子都能理解的属于宗教的事情。只要我能够把这种体验以一种平和谦虚的方式讲述出来，众多体验者都可从中得到启发。科学工作者从不敢宣称他的实验就是最后的结论，他们始终谦逊，尽管实验极其准确、有远见、细致。同样，我也不敢说我的体验尽善尽美。我深刻地反省过，一再对每种心理状态进行探寻、检查和分析，但远不敢宣称我的结论就是最终的、正确的。我敢于宣称的只有一样——目前对我而言，我对真理的体验是最终的，也是绝对正确的。倘若不然，我就不能把它们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而对行动的步骤加以增减。我必须坚决依据我原有的结论行事，从而使我的理性和良心得到满足。

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讨论一些古板的原理，而是要说明它们在各种实践上的运用。因而我准备给这些篇章起一个共同的名字：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它包括“非暴力”、单身生活以及其他有别于真理的行为原则。然而对我而言，真理是最崇高的，包括无数其他的原则，它不仅指言论的真实，也指思想的真实，不只是相对真理，更是绝对真理——永恒的原理，即神灵。无数个关于神灵的定义有多面的表现，这使我感到惊奇和敬畏，有时还会惶恐。

[1] 意即脱离生与死的自由，最接近“解脱”之意。



然而我只把神灵当成真理来崇拜。我还没有找到它，还在继续追寻。为了找到真理，我宁愿牺牲最珍贵的东西，即使是生命，我也愿意贡献。然而只要这个绝对真理还不能实现，就得继续坚持我的相对真理。这个相对真理必须庇护着我，虽然寻找真理的道路像刀刃般径直、狭窄、锐利，我却觉得它是最便捷、最容易的。在我眼里，我犯过的喜马拉雅山般大的错误也已渺小，我遵道而行，不再悲伤。在前行的路上，我常隐约看到绝对真理的光辉，即神灵的光辉，只有这种光辉是真实的，每天在我心中闪亮。我想让那些愿意看到的人也看到，想和他们分享我的实验，分享我的信念。这些信念在进一步地成长：凡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小孩子也可以做到。追求真理的工具是简单的，但难得。一个天真的儿童完全可能拥有它，而自高自大的成人似乎完全不可能。追求真理的人应比尘土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都踏在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低低的，谦虚到可以被尘土践踏。只有这样，也唯有那时，他才能够看到真理。至富（Vasishtha）和妙友（Vishvamitra）^[1]的对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读者在这几页里的内容中读出骄傲的情绪，那么他就应当知道我瞥见的是海市蜃楼，一定有什么错误。把像我这样的人毁灭吧，但让真理盛行。千万不要让我这种因毫厘之差而判断失误的人去降低真理的标准。

我希望人们也恳求人们不要把以下几章的内容奉为圭臬。此处所谈的一些体验，你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图解，可以参照它来进行实验，要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来操作。我相信如果仅限于这个范围，这些图解会发挥作用的；因为那些丑事，我既不会掩饰也不会少说。我希望读者了解我全部的错误。我不是要说我的为人有多好，而是想说我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的体验。我将尽可能使我自己的判断严格而又真切，因为我希望你们也如此。依据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必须同首陀罗一起高喊：

[1] 至富和妙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化敌为友的两圣徒。至富属婆罗门，妙友属刹帝利。有一次妙友想偷至富的神牛，于是引起激战，最后妙友伏罪，并承认至富的种姓是高于自己的种姓的，今后不再有所逾越。



哪里会有一个坏人，
像我这样邪恶而令人生厌？
我已抛弃我的神，
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我感到极度痛苦，我还离神灵那么遥远。我完全懂得，他统治着我的生命，而我是他的后代。我明白之所以离他那么遥远，是由于我还不能完全摆脱不良的情感。

不过我要停笔了，我会在下一章写一个真正的故事。

莫·卡·甘地

1925年11月26日于沙巴玛第学院



目 录

绪 言	/1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之一	/1
一 家世	/2
二 童年	/4
三 童婚	/5
四 做丈夫	/7
五 上中学	/9
六 一个悲剧（上）	/12
七 一个悲剧（下）	/14
八 偷窃和赎罪	/17
九 父亲去世和我的双重羞耻	/19
十 认识宗教	/21
十一 准备赴英留学	/24
十二 种姓身份被除	/27
十三 终于到伦敦了	/29
十四 我的抉择	/31
十五 学做英国绅士	/33
十六 改变	/36
十七 饮食实验	/38
十八 羞涩保护了我	/40
十九 不诚实之害	/43
二十 接触各种宗教	/45
二十一 罗摩给弱者以力量	/47
二十二 纳拉扬·亨昌德罗	/49



- 二十三 大博览会 /52
- 二十四 当了律师又怎样 /53
- 二十五 我的不安 /55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之二 /57

- 二十六 赖昌德巴伊 /58
- 二十七 我怎样开始生活 /60
- 二十八 第一宗案子 /62
- 二十九 头一次打击 /64
- 三十 准备赴南非 /66
- 三十一 抵达纳塔耳 /68
- 三十二 若干经历 /70
- 三十三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73
- 三十四 更多的磨难 /76
- 三十五 比勒托里亚第一日 /79
- 三十六 与基督教徒的往来 /82
- 三十七 设法与印度人联系 /84
- 三十八 “苦力” /86
- 三十九 准备打官司 /88
- 四十 宗教精神的升华 /90
- 四十一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93
- 四十二 定居纳塔耳 /95
- 四十三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98
- 四十四 种族隔离 /101
- 四十五 巴拉宋达朗 /103
- 四十六 3英镑人头税 /104
- 四十七 对各宗教的比较研究 /107
- 四十八 做家务 /109
- 四十九 回国 /111
- 五十 在印度 /114
- 五十一 两种热情 /116
- 五十二 孟买的集会 /119
- 五十三 浦那和马德拉斯 /121



五十四 “速归” /123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之三 /125

- 五十五 暴风雨的冲击 /126
- 五十六 另一种风暴 /128
- 五十七 考验 /130
- 五十八 风暴过后的平静 /133
- 五十九 儿童教育 /135
- 六十 服务精神 /137
- 六十一 禁欲（上） /139
- 六十二 禁欲（下） /141
- 六十三 简朴生活 /144
- 六十四 波耳战争 /145
- 六十五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147
- 六十六 准备回印度 /148
- 六十七 重返印度 /151
- 六十八 当起文书和听差 /153
- 六十九 在国民大会上 /155
- 七十 寇松勋爵的朝觐 /156
- 七十一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158
- 七十二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160
- 七十三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162
- 七十四 在贝纳勒斯 /164
- 七十五 定居孟买 /167
- 七十六 信仰经受考验 /169
- 七十七 再赴南非 /171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之四 /173

- 七十八 “丧失了爱的劳动？” /174
- 七十九 来自亚洲的专制者 /175
- 八十 忍受侮辱 /177
- 八十一 令人振奋的牺牲精神 /178



- 八十二 自省的结果 /180
- 八十三 为素食而做的牺牲 /182
- 八十四 土疗和水疗实验 /183
- 八十五 一个警告 /185
- 八十六 与当权者斗争 /187
- 八十七 一个神圣的回忆和忏悔 /189
- 八十八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上） /191
- 八十九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下） /193
- 九十 《印度舆论》 /195
- 九十一 苦力集中地还是“隔度”？ /196
- 九十二 黑死病（上） /198
- 九十三 黑死病（下） /200
- 九十四 火烧印度居民区 /202
- 九十五 一本书的魔力 /203
- 九十六 凤凰村 /205
- 九十七 第一夜 /206
- 九十八 波拉克毅然前来 /208
- 九十九 被神灵保佑的人 /209
- 一百 家庭生活一瞥 /212
- 一百零一 朱鲁“暴动” /214
- 一百零二 心灵的追寻 /216
- 一百零三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诞生 /217
- 一百零四 更多的在营养学上的实验 /218
- 一百零五 嘉斯杜白的勇气 /220
- 一百零六 家里的非暴力不合作 /222
- 一百零七 致力于自我克制 /224
- 一百零八 绝食 /225
- 一百零九 当校长 /227
- 一百一十 文字训练 /229
- 一百一十一 精神训练 /230
- 一百一十二 良莠之差 /232
- 一百一十三 把绝食当做苦修 /233
- 一百一十四 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234
- 一百一十五 战时我所做 /236



- 一百一十六 精神上的难关 /237
- 一百一十七 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239
- 一百一十八 戈克利的仁爱 /241
- 一百一十九 胸膜炎的治疗 /243
- 一百二十 回国 /244
- 一百二十一 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245
- 一百二十二 法庭上的欺诈行为? /247
- 一百二十三 当事人变成同事 /248
- 一百二十四 解救一个当事人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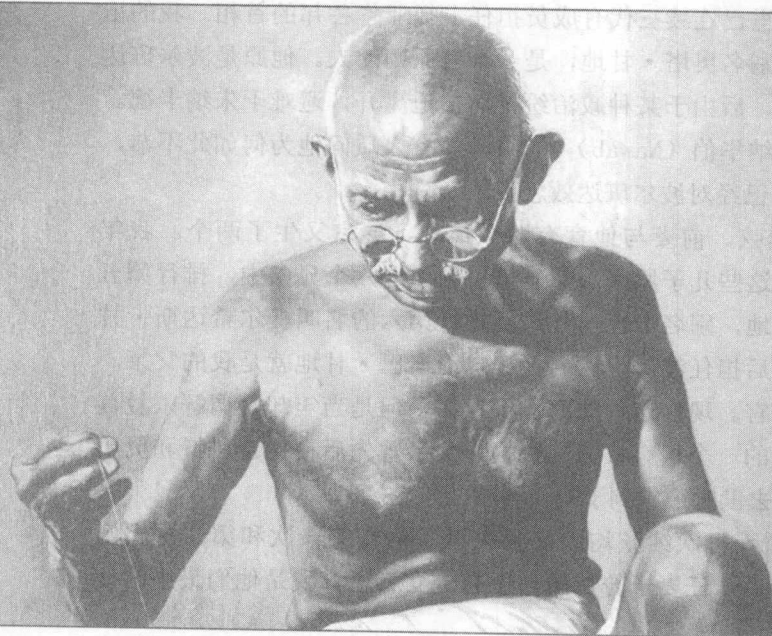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之五 /253

- 一百二十五 初次体验 /254
- 一百二十六 与戈克利在浦那 /255
- 一百二十七 这是威胁吗? /257
- 一百二十八 圣提尼克坦 /259
- 一百二十九 三等车乘客的悲哀 /261
- 一百三十 追求 /263
- 一百三十一 坎巴庙会 /264
- 一百三十二 拉克斯曼·朱拉 /266
- 一百三十三 创立学院 /269
- 一百三十四 两下为难 /270
- 一百三十五 废除契约移民 /272
- 一百三十六 靛青的污渍 /275
- 一百三十七 文雅的比哈尔人 /277
- 一百三十八 面对着“非暴力” /279
- 一百三十九 撤销诉讼 /281
- 一百四十 工作方法 /283
- 一百四十一 同伴们 /285
- 一百四十二 深入农村 /287
- 一百四十三 遇到一个好官 /288
- 一百四十四 与劳动者接触 /289
- 一百四十五 学院搬迁 /291
- 一百四十六 绝食 /293



一百四十七 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295
一百四十八 洋葱贼	/297
一百四十九 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束	/298
一百五十 走向团结	/300
一百五十一 征兵运动	/302
一百五十二 命悬一线	/306
一百五十三 劳莱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308
一百五十四 奇观	/310
一百五十五 难忘的一周！（上）	/312
一百五十六 难忘的一周！（下）	/315
一百五十七 “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	/317
一百五十八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319
一百五十九 在旁遮普	/321
一百六十 基拉法反对护牛？	/323
一百六十一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325
一百六十二 国大党的入党礼	/328
一百六十三 土布运动的诞生	/329
一百六十四 终于找到了！	/330
一百六十五 一场有益的对话	/332
一百六十六 大势所趋	/334
一百六十七 在拿格浦	/336
告 别	/338
后 记	/340

我体验真理的 故事之一



一 家世

我们家族属于班尼亚（Bania）种姓^[1]，祖上似乎是卖杂货的。从我的祖父那辈开始，家族里已连续三代有成员担任卡提亚华各邦的首相。我的祖父乌塔昌德·甘地，别名奥塔·甘地，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原是波尔班达的帝万（Diwan）^[2]，后由于某种政治纷扰而被迫离开，避难于朱纳卡德。他仅以左手向当地的纳华伯（Nawab）^[3]致敬。有人质问他为何如此不恭，他解释道：“我的右手已经对波尔班达效忠了。”

祖父因丧妻而续弦。前妻与他育有四个孩子，继室又生了两个。我年幼时，并不觉得祖父这些儿子原来并非一母所生。这六个兄弟中，排行第五的名叫卡朗昌德·甘地，别名卡巴·甘地；排行第六的名叫杜尔希达斯·甘地。他们兄弟俩曾先后担任波尔班达的首相。而卡巴·甘地就是我的父亲。他原是王廷法庭的法官。现在这种法庭已不存在，但是当年却是调解宗教首领及其成员之间纠纷的一个极有权力的机构。父亲曾先后在拉奇科特和樊康纳做过一阵子首相。去世时还领到了拉奇科特的年金。

父亲结过四次婚，每次续弦均因前妻去世。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婚姻中育有两个女儿。最后一任妻子普特丽白生有一女三子，我是他们最小的孩子。

父亲忠勇侠义、慷慨大方，十分热爱自己的宗族，只是性情有些急躁。某种程度上，他有纵情肉欲之嫌，因为第四次结婚之时他已年过四十。不过他为人廉洁，且以在家族内外处事公正严明而闻名。众所周知，他对本邦忠心耿耿。一次，一个助理政治监督官（Political Agent）^[4]出言侮辱了拉

[1] 印度教徒有四大种姓，地位由高到低分别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班尼亚是吠舍的一支，由务农或经商的人组成。

[2] 旧时印度各个王官土邦的首相。

[3] 印度莫卧尔王朝时分封各地的掌管军政的长官，世袭制。

[4] 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时代，驻印度的英国总督派往印度较小土邦的官吏，掌握着实权，土邦王公都要听命于他。



奇科特的王公，父亲当即挺身而出维护他的长官，对那监督官加以斥责。监督官因此动怒，责令父亲道歉。他自然不依，因此被拘留了好几个钟头。但是因为父亲态度坚决，毫不屈服，监督官只好把他放了。

我的父亲向来没有敛财致富的心意，所以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产业。

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有非常多的实际经验。父亲充其量只有古遮拉特文五年级的水平，更没有学过历史、地理，然而他那丰富的实际经验却使得他在解决最烦琐复杂的问题和管理成千上万的人时得心应手。他没有受过专门的宗教训练，却有本宗教文化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在经常参拜寺庙和听人讲解经文中养成的。父亲到了晚年，由于家里一位博学广识的婆罗门朋友的引导，他开始念起纪达经^[1]来，每天祷告时总要高声诵读几段。

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她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她的圣洁。她坚持每餐祷告，一餐未做祷告便绝不进食。每日到哈维立——一座毗湿奴（Vishnu）神庙^[2]去参拜，从未间断过。我印象中，她从未错过“查土摩”（Chaturmas）禁食期^[3]。母亲有时甚至会许下最不易奉行的誓愿，并始终信守不渝。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借故失愿。记得一次，她在履行“昌德罗衍那”（Chandrayna）^[4]誓言时突然病倒，但她依旧不进食。对她而言，连续禁食两三次都不算什么。在长达四个月的禁食期内，她也早已习以为常地每日只吃一顿饭。母亲还不满足于此，在某次“查土摩”禁食期间，她竟隔日便绝食一天。在另一次“查土摩”禁食期间，她立誓不见太阳则不进食。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个孩子总是翘首等候，太阳一出现便报告母亲。人所共知，在雨季顶峰期，太阳是不会轻易露面的。记得那时只要太阳一露面，我们就忙去告诉她。她总要跑出来亲自证实，然而等母亲出来时，那捉摸不定的太阳又转瞬隐没了，于是又剥夺了她进食的权利。她却高高兴兴地、心安理得地说：“不要紧，这是神的旨意，今天不能进食。”她便又回屋做家务了。

母亲有丰富的常识，熟悉本邦的各种事务，连宫廷里的贵妇人也颇为赞赏她的才智。我年幼时有幸常伴随她出去，至今我仍记得她与本邦王公的寡

[1] 即《薄伽梵歌》（Bhagavadgita），约出现于公元二三世纪之间，作者不详，其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一段有音律的对话，是黑天神告诉阿朱那（Arjuna）的哲学义理。

[2] 毗湿奴是印度教中维护宇宙秩序的主神，其信徒戒杀生，极重视爱与慈悲。

[3] 一年里神圣的四个月中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的雨季，是要绝食或半绝食的。

[4] 是一种每日食量随月亮的盈亏而增减的绝食方式。

母所作的那些生动的交谈。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1869年10月2日，我在一个叫波尔班达也称苏达玛普里的地方出生。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记得我也是在那儿入学的。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学会了乘法口诀。除了与其他孩子一起戏弄过我们的老师这件事以外，我几乎想不起当时发生的那些事了。这充分地证明了我的智力迟钝，记性也不好。

二 童年

我大概七岁时，父亲离开波尔班达，去做拉奇科特的王廷法庭的法官。我就在那里的小学就读，当时的情景现在还记得很清晰，包括曾教过我的老师的姓名，还有他们的某些特点。

我在拉奇科特的学习情况同在波尔班达一样，无足称道，平平庸庸。此后我转到郊外的另一所小学，并一直读到中学，那时我已经年满十二岁了。

记忆里，在这个不算长的求学过程里，我从来没有对师长或同学说过一句谎话。我内向害羞，常常回避与人交往，埋头于功课之中，书是我唯一的伴侣。我的习惯是每天准时到校，一放学就立刻跑回家。的确是一路跑回去的，因为我实在害怕与人讲话，唯恐取笑于人。

在中学一年级考试时，发生了一件值得写一写的事。有一位学监齐尔斯先生来巡视我们学校。他要我们拼写五个词，其中一个单词是“水壶”，我拼错了。在场的老师用鞋尖踢了踢我，可是我没有领会他的用意，还以为老师在场是为了防止我们作弊的，原来他是授意我去抄袭我旁边的一个同学的石板上的写法。最后结果是，除了我以外，那天在场的同学都正确地拼出了每个词，只有我是个傻瓜。事后，老师骂了我，想让我知道我做的是一件蠢事，可是没有用。我是永远也学不会“抄袭”这门技术的。

不过这个事丝毫无损我对师长的尊敬。我总是本能地屏蔽长者的缺点。即便后来我有机会了解到他还有诸多别的缺点，但对他的尊敬还是不变。因为我自小就学会的是要遵从长者的吩咐，而不是质疑他们的行为。

这个时期还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平日里，我并不爱阅读课外书，但日常功课我总得做完，因为我不愿意被老师罚，更不愿意欺骗他。所以功课